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二七九次会议

2014年10月14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佩瑟瓦尔夫人 (阿根廷)
- 成员： 澳大利亚 昆兰先生
乍得 贡博先生
智利 奥尔京·西加罗亚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约旦 哈穆德先生
立陶宛 雅库博夫人
卢森堡 卢卡斯女士
尼日利亚 拉罗先生
大韩民国 吴浚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卢旺达 加萨纳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威尔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议程项目

非洲和平与安全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下午3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他们是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团长安东尼·班伯里先生、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苏和先生以及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塔耶-布鲁克·泽里胡恩先生。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班伯里先生，他从阿克拉通过电视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班伯里先生发言。

班伯里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理会成员给我这个机会，向安理会介绍与埃博拉危机有关的行动概况以及首个联合国全系统特派团和首个紧急卫生特派团——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的成立概况。这个独特的特派团旨在应对一场前所未有的、致命性的、日益加剧的危机。自秘书长9月1日宣布成立全球应对埃博拉联盟以来，我们已采取一些重要步骤，来加快应对埃博拉危机和动员国际社会，其中包括9月19日成立埃博拉特派团。

几内亚的阿尔法·孔戴总统、塞拉利昂的欧内斯特·巴伊·科罗马总统和利比里亚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总统的领导令我感到鼓舞。奋战在第一线的各国和国际工作人员的艰苦工作和奉献精神让我感到谦卑，他们当中有保健人员、安排丧葬人员、追查接触者人员、后勤服务人员以及履行其它很多职能的人员。我感谢会员国承诺派遣民事和军事人员以

及提供物资和金钱。但我深感担心的是，这一切加在一起远不足以阻止这场让我们猝不及防的埃博拉疫情。它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它比我们跑得更快，它在赢得这场竞赛。我们不能让埃博拉赢得这场斗争，如果它赢了，我们联合国人民就会损失巨大。我们将失去我们不能失去的东西。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建议，为了遏制埃博拉病毒我们集体必须做的四件事情是，确定并追查接触者、处理病例、确保安全埋葬死者，以及向民众提供他们可用来自我防护的信息。这些事情中的每一件都至关重要，每一件事情都要求在实地采取复杂行动。我们要是在一件事情上搞砸了，我们就将满盘皆输。世卫组织还建议，我们必须在60天内确保70%的感染者入院治疗，70%的丧葬安排不会导致进一步感染。我们需要在从10月1日起的60天内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达标，就会扭转这场流行病的趋势。一个折磨人的难题是，每过一天，就有多人感染，感染者人数就会急剧增加，而这些目标的绝对值也会迅速提高，更加不可企及、更加难以实现。

如果我们不能在60天内达标，如果数字上升，就会有更多人死亡。这就是我们现在奋力争取实现的目标：我们正在奋力防止发生不可避免的死亡。我们正在为今天还活着而且健康的人们而战，如果我们不采取必要的紧急应对措施，他们就会感染上埃博拉并死去。这是埃博拉特派团中每一个人专注的唯一事情。我们的计划就是阻止这场危机。做到我提到的世卫组织所说的四件事，是应对当前危机的正确计划。然而，如果我们不能遏制这场危机，如果我们不能达标，如果埃博拉患者像有些人预测地那样急剧增多，我们的现有计划将无法升级到可以应对如此严峻的新危机的程度。我们要么是现在就阻止埃博拉蔓延，要么就是面对一种前所未见且我们对其束手无策的情况。

为了说明这一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60天期限、即12月1日到来时，埃博拉病毒每周新发感染

的预期数字。我的同事世卫组织和埃博拉特派团的Bruce Aylward博士今天说，我们可以预计，12月1日前，每周新发病例约为1万。这意味着我们需要7000只床位接治病人。根据当前的规划和预测，我们预计到那天埃博拉治疗中心将有约4 300只床位。不过，根据目前的计划，这些床位中有很多没有工作人员进行操作。为了弥补床位不足，我们必须在社区护理中心——此类中心约有300个——搭建约2 700只床位。我们还将需要工作人员来管理这些设施，并照顾躺在病床上的病人。需要培训这些工作人员，保证他们自己不病倒。还需要付钱给他们，并为其提供适当装备。

这些预测数字还基于以下前提，即所有设施和病床都会得到最高效的利用，无论医疗设施在哪里，都没有床位被闲置。

该疾病在城镇人群密集地区蔓延速度最快。单是一个城镇中心就会出现半数以上的新病例。我们将需要针对城镇具体情况提供专门的特殊援助。欲取得预期效果，需相应扩大活动范围，对于扭转疫情所需的所有其它干预措施正是如此。比如，我们估计将需要增加约15个每天可处理100份样本的诊断实验室。我们还需要把丧葬小组数量从50个增加至500个，我们需要为这些小组提供约1 000辆车。需要为工人和丧葬小组提供防护服和消毒喷洒器，还需要培训并付钱给他们。我们需要在12月1日之前完成这一切工作。

每过一天，病患数量就会增加，这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大力度的对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需要做更多追查接触者的工作，而这意味着要增加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提供更多摩托车和手机。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建立起更强健的供应链。这意味着需要增加运输装备，意味着需要更多联合国国际和本国工作人员，意味着需要为工作人员提供更多医疗支持，为他们作出更多安全安排。这意味着实地需要更多伙伴，意味着需要更多发电机、笔记本电脑和宽带网络。这尤其意味着需要更多资金，还

有其它很多东西。这意味着需要采取更复杂的危机管理措施。

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必须利用每天中的每一刻，而这正是埃博拉特派团在做的事情。自秘书长25天前成立埃博拉特派团以来，特派团已在阿克拉建立总部，并在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国家开展了行动。我们总共部署了84名国际职员，其中包括来自世卫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外勤支助部、政治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新闻部、安全和安保部、秘书长办公厅、恩德培区域服务中心、八个外地特派团和美国疾病防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很快还将有一名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我们还有来自联合王国、美国和德国的联络员。

我们部署了一架飞机和五架直升机。我们部署了69辆车，还有140辆很快就会到位。我们建立了稳固的电信和互联网联系。我们是在创纪录的时间里完成这一切工作的。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联合国——联合国那么多部门——行动如此迅速、如此团结。秘书长已作出明确指示，即采取行动，而且要迅速采取行动。不要让讨论和文牍作风减慢了我们的速度。我感谢赞成这种做法的联合国各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联合国系统正在为抗击埃博拉调动全部力量和能力。

着眼于本组织最高利益，为推进我们结束埃博拉危机的承诺，秘书长赋予我们快速聘用工作人员、移交资产、购买物资和采取行动的特别权力。广义而言，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发挥着危机管理者的关键作用。过去几个月来，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行为体以及其它各方开展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但是，应对一个复杂危机、特别是这样一个横跨多国边界、如此困难和充满风险的危机，需要一种全方位视角，还需要一项综合行动计划。

埃博拉特派团正与合作伙伴一道努力制订这样一项计划，该计划将设定明确的目标，查明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各项活动，对每项活动进行责任分工，并且制订衡量业绩表现的指标和报告系统。该行动计划将确保不留死角，并把稀缺资源正式用于满足最优先事项的需求。该计划将支持国家的努力，并让国家当局了解它们可以期待联合国提供什么支持以及何时提供这种支持。各国政府将始终在本国埃博拉防治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由于行为体的众多，这个规划过程在业务和组织层面上错综复杂。例如，社区护理中心这种看似如此简单的事物也需要详细规划。我先前提到过，我们需要建造约300个这样的中心。谁来与社区谈埃博拉问题和在社区建立护理中心的事情？谁来建造这些中心？谁来提供人员，谁来培训这些人员？谁来支付人员薪资，如何支付这些人员的薪资？钱从哪里来？这些中心需要什么物品？这些物品需要多长时间补充一次？谁来运送这些物品，如何运送？有害废物如何处理，谁来处理？清洗需用的干净水源在哪里？在护理中心，谁来检测患者？这些检测实验室的位置有多远？如何运送检测样本等等。

社区护理中心只是需要详细规划和伙伴承诺的问题之一。应对埃博拉计划中的每一项主要活动都涉及同样多的需加以妥善处理的重要行动。业务层面的应对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所到之处我们均需妥善安排应急计划的各个要素。在发现埃博拉的所有地方，均需妥善查明接触者并进行追踪、管理病例、安全掩埋遗体以及开展社区协作。埃博拉的扩散面积极广。只要在一个地方失手，这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病毒就会发现我们战线中的漏洞而继续扩散。只要这三个国家中任何一国的任何地方存在一个埃博拉病例，这种致命的病毒就会威胁到所有国家和人民。要帮助未受感染国家民众，最好办法就是现在帮助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三国人民就地消灭埃博拉。然而，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今天埃博拉也对未受影响国家的民众构成威胁。所有国家、特别是世卫组织指明的那些最优先和高度优

先国家必须刻不容缓地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埃博拉扩散到本国，并采取步骤作好准备，一旦本地发现病例，便迅速采取行动，防止进一步蔓延。

埃博拉特派团将酌情支持世卫组织和各国努力开展预防和准备工作。我们还将建立快速反应能力，储备设备和物资，并预先确定医务人员和运输资产，以便应国家当局的请求快速赶往疫情爆发地点。但是，这些努力必须得到双边援助的扶持。

今天，联合国大家庭失去了一位成员，一名在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工作的联合国志愿者死于埃博拉。他是死于该疾病的第二位联合国工作人员。我非常感谢德国医疗队如此英勇地努力挽救他的生命。我们大家悼念他和他的同事的去世。我赞扬从一开始就奋战在防治该疾病工作第一线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联利特派团所有成员恪尽职守和兢兢业业的精神。我向那些踊跃参加埃博拉特派团投身于抗击这一疾病斗争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表示深切谢意。我们大家感激那些本国和国际工作人员，现在，我们大家都仰仗于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技能。我们还必须确保本国工作人员开展工作能够得到体面的薪资，并按及时得到支付。世人绝不能惩罚这些挺身而出的第一批应对者，出于不理智和对埃博拉的误解而对其进行污名。

关于埃博拉的坏消息很多。好消息是，我们知道如何遏止它。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我们也能这样做。但是，埃博拉特派团不能单枪匹马地开展工作。受影响国家也不能单枪匹马地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此刻在实地的所有行为体，包括国内和国际、联合国、双边以及非政府组织，大家联手起来，也无法单靠自己遏止埃博拉。我们需要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派出训练有素的埃博拉治疗人员、小组管理人员以及保健工作者。我们需要更多国家的政府建造并运作埃博拉治疗中心和诊断实验室。我们需要更多的外国医疗队。我们需要后勤和运输方面的支助。我们需要资金来迅速加快开展应对业务。我们尤其需要——我们有义务为一线的工作人员这样做——为参加埃博拉应对工作的所有人员提供可靠

和高质量的医疗护理，包括酌情进行医疗后送。我们急需所有这一切。任何延误都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旦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也是无法接受的。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我们必须联起手来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击败埃博拉，我们必须迅速这样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班伯里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苏和先生发言。

苏和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讨论这个重大流行病危机的可能后果，那就是，联合国和我们驻西非的三个维和特派团长期努力取得的一切成果遭到破坏。虽然今天谈的可能是利比里亚，但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科特迪瓦甚或是马里可能发生的情况。不过，现在我重点谈谈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正在发生的人类悲剧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此同时，11年前，我们在利比里亚部署了一个维和行动。尽管存在某种脆弱性，我想我们可以说，该特派团在实现和平与稳定的道路上取得了切实进展。我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向所有工作人员契而不舍的精神表示感谢。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长达一个世纪的系统性排斥、几十年的机能失调以及14年连续不断、一年比一年更加残忍的内战。但是，今天，我们取得了成果。是的，这些成果并不稳固，但是依然是重大的成果：2006年恢复了宪政秩序，经济的扩大不算卓著，但很重要，民众获得了最基本的服务。我们可以说，利比里亚正走在转型的道路上，而埃博拉危机却改变了所有这些前景。一系列现象正在萌生。一个月前我访问该国，视察我们的特派团，要了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当时就亲眼目睹了这些现象。

首先，政治和社会分歧正在加大，公共卫生系统处于崩溃边缘，由于民航航班停飞以及很少有

船停靠蒙罗维亚，经济即将陷入停滞。木材、矿产等某些行业已经停业或准备搬迁，因为企业主已决定在危机期间搬到其它国家。总而言之，最弱势群体的前景变得越来越黯淡，他们受到的冲击也在加剧。

我们一直在谈安理会2012年通过的议程，其目的是推动政治改革和民族和解，并且协助该国在仍然存在分歧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其政治空间，并且促进政府方面加强认识，由此推动国家建设，给其公民带来惠益。

不过，我认为，这场危机表明，这些任务至关重要。虽然这些任务都在执行，但尚未取得成效。

我们可以设想，只要就透明的决策进行沟通、只要透明地分配资源、只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如此巨大的危机可以把人们凝聚在一起。但遗憾的是，必须承认，老百姓对国家机构非常不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与日俱增。针对领导人的问题带来了某种改变，包括主要政府官员辞职。

我们也在媒体上看到，政府必须对卫生保健工作人员加强承诺，其中一些人在罢工，而许多人——我要高兴地指出——正勇敢和坚定地开展工作，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情况确实骇人听闻。

更广泛而言，整个保健系统目前摇摇欲坠。妇女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得不到护理而死亡。人们因为得不到保健护理而死于疟疾。儿童有可能死于可治愈的疾病，因为免疫接种活动已经暂时停止。利比里亚的危机不断扩大，后果难以估量。

埃博拉危机导致了显著的政治紧张和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这同样是事实。安理会知道，今天原本要举行选举。显然，这已不可能进行。目前已经作出决定，推迟进行选举。此外，利比里亚国内目前正在讨论授权作出这一决定的政治和法律机构的性质。

对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来说，必须继续敦促领导人和政治行为体争取达成一

致意见，以便在保护公众健康方面取得进展，并使立法机构能够继续运作。

安理会也知道，约翰逊·瑟里夫总统曾要求议会在8月份宣布的紧急状态范围内扩大其权力。她还想方设法确保，出于安全和公共卫生系统的利益，国家可以接管私人财产，有时甚至限制使用这些财产。议会再次未能就是否赋予行政部门这些特殊紧急权力达成一致意见。

就联利特派团而言，重要的是尊重法治和公民权利。这促使我们认真研究目前正考虑作出的变化——有可能实施的限制——以确保此类措施不会超出这一紧急状况绝对必要任务的范畴。这需要所有利比里亚利益攸关方继续致力于此，同时任何时候都铭记寻求共识的目标，并且寻求所有人达成一致意见，以确保有效的治理以及一个负责和透明的政府，并确保保护民众免遭埃博拉进一步传播的影响。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安全方面尚未出现任何实际恶化。7月和8月份出现过紧张状况。在西点发生了一起事件，根据媒体报道，一名15岁的少年在遭利比里亚武装士兵打伤后死亡。自那时以来，局势有所改善，但需要密切监测追踪。公众的不满情绪仍然高涨，任何地方的任何公众不满情绪都给安全增加了风险因素。

我们正在与利比里亚安全机构紧密合作，规划在紧急情况下被视作有必要的安全行动。安理会知道，军队已经不再负责国内安全行动。相反，它目前在集中精力建设人道主义基础设施，并且确保利比里亚管理仍然松懈的边境的安全。

我要补充谈一谈利比里亚局势，与危机给人造成的后果有关。我一个月前访问了蒙罗维亚，当时，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人们不再有肢体接触。人们不再握手，他们充其量是远远地互相招招手。这种情况是在一个承受过并且仍然存在严重分歧的复杂社会中出现的。利比里亚是一个有爱心，甚至是喜欢接触的社会。传统上人们互相接触，互相亲

吻。现在，所有这些都不存在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人们死后的最后仪式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情况要求，即便一个人深爱另一个人时，也不能表达爱意或感情，也不能相互靠近。我认为，这种情况正在造成巨大痛苦。

我回头谈一谈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联合国工作人员感染。但是，尽管倍加警惕，但特派团的一名利比亚籍人员在9月底死亡，看来很有可能是感染了埃博拉，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安理会知道，联利特派团的一名国际工作人员昨晚在德国死亡。他是10月8日被确诊后撤离到欧洲的。目前另有39名联利特派团工作人员——其中半数是军事人员——正在接受隔离或密切观察。

我认为，必须清楚认识的一点是，组成我们特派团的男女官兵，他们有家人——他们深爱 and 深爱他们的人。这也正是我访问蒙罗维亚的原因。他们期望使命一结束就立即回家，这是合理的。我们必须继续尽一切可能确保他们能够履行职责，同时确保特派团能再次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作用。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对返国治疗的要求，如有必要的话是撤离，应尽可能提供保障。当然，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从安理会成员以及组成国际社会的国家那里得到最大支持。

最后，我要谈一谈科特迪瓦和马里的情况。幸运的是，目前这两个国家没有任何病例报告。两国政府已采取极其有力的措施，防止埃博拉在其领土上蔓延，如果发生疫情，则做好应对准备。应该指出，科特迪瓦和马里的卫生保健系统要比多数邻国要先进得多。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和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已经为应对可能爆发疫情的任何情况做了广泛的准备，包括根据各种可能情况制定应急计划和业务计划，假如作出种种努力之后仍然发生意外，还为特派团制订了业务连续性计划。两个特派

团与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进行了出色的合作，在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支持下，它们已制订了医疗隔离计划，并建立了治疗设施。

最后，我谨深切感谢我们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在堪称不幸的情况下，在我们充分了解的危险的环境中，不顾千难万险，勇敢和坚定地开展工作。我为所有受害者感到悲痛，包括为昨晚以来我们切身哀悼的那位受害者感到悲痛，我认为我们应当向他们保证，联合国正在竭尽全力作出合作努力，设法防止情况的恶化。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苏和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泽里洪先生发言。

泽里洪先生（以英语发言）：埃博拉疫情暴发已进入第42周，它不仅对受影响国家，而且对更广大的西非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人们对此日益感到关切。疫情的爆发阻碍了区域集团执行跨界安全战略和采取步骤加强区域的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努力。在国内，疫情拖延了一些关键的选举和宪法审查进程的进度。在地方一级，薄弱的政府机构以及社区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导致发生暴力事件，造成一些人死亡。

正如有人正确地指出，在一个刚摆脱长期冲突的次区域中，始终存在着埃博拉造成社会动乱和暴力的危险。此外，无论牵强与否，反恐领域已有人开始把埃博拉和恐怖主义相提并论。

在受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政府重大计划的执行速度已大幅减慢，因为国家当局被迫把精力和资源重新用于制止、治疗以及预防埃博拉疫情的蔓延。政府的作用也受到影响，因为一些当选官员和公务人员已成为这一疾病的受害者。

埃博拉严重扰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可持续性，给提供国家基本服务的努力带来可怕的后果。由于担心疾病的蔓延，建筑、采矿、制造业、旅游业和

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中断，可能对受影响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前景造成灾难性和破坏性的影响。也有人对于能否继续在这三个国家执行注重建设和和平并确保可持续稳定的重点项目感到关切。此外，不应低估孤立和污名对受影响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的不良影响。

在塞拉利昂，面对疫情爆发，各政党相对一致地努力对抗这一疾病，在国家电视台和电台上露面，支持宣传工作。但是，宪法审查进程中的协商工作已经推迟。定于在下次选举前举行的公民投票是否将受到影响，尚不得而知。

在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爆发引起的政治挑战极为严峻。过去几个月里，由于目前的紧急状态，宪法审查进程暂停，定于10月的参院选举可能延期。由于这些拖延，再加上2017年下次普选的筹备工作，全国选举委员会的能力和资源将捉襟见肘，并可能损害选举进程的公正性，加剧紧张局面，甚至威胁政治稳定。

在几内亚，过去几个月里为定于今年举行的市政选举所做的准备进展甚少。由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继续注重防止疫情爆发，双方的重大政治活动已经减速。这也拖延了为缩小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政治裂痕所作的努力。

自从这一疾病爆发以来，三个受影响最大国家的安全局势也遭受重大冲击。三个受影响国家的政府已宣布紧急状态，通过了限制性的法律，并采取措施遏制疾病的扩散。它们还实行宵禁、封锁和隔离社区，并强力部署安全部队，以执行旨在保护卫生工作者、检疫设施以及维持公共秩序的埃博拉应对措施。在实行紧急状态的同时，还暂时关闭学校并限制公众会议和集会。自从疾病爆发以来，曾经发生针对卫生工作者和公职人员的暴力事件。我们还看到因不信任和对疾病的无知或误传而造成的社会骚乱，以及卫生工作者和埋尸队发出的罢工威胁。

在几内亚东南部，继上月在地区首府恩泽雷科雷附近的Womey镇分发疫情信息的一队几内亚卫生工作者和政府官员遭到谋杀之后，地区首府的安全局势依然紧张。在谣传有人被在市场地区消毒的卫生工作者感染之后，恩泽雷科雷本地也发生了骚乱。2月以来，治疗中心和卫生工作者也时而遭到社区的攻击，它们指控医务工作者把病毒带到该地区。

在塞拉利昂，缺乏有关疾病医学事实的信息，引起人们不满，导致底层公众骚乱、袭击警察和试图破坏弗里敦的治疗中心。在利比里亚，也发生了袭击安全部队、抢劫诊所的事件，为了平息愤怒群众的示威，部署了防暴警察。在上周末，利比里亚护士也威胁要罢工。这些行动和应对措施加剧了政治紧张局势，并有可能导致陷入暴力，破坏公共治安和安全。

埃博拉疫情把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同广大区域相隔离。除马里外，所有其他邻国均已关闭它们与这三个受影响国家的陆地边界，并限制来自这三国的航班入境。预计如此隔离将对这三个国家和次区域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世界银行评估，到今年年底，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到2015年底，该地区可能面临国内生产总值严重损失的困境，还取决于病毒传播的情况。这无疑将对生活艰难的民众、国内政治，最为重要的是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埃博拉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它越有可能撕裂这些国家的国家社会结构，引发政治分裂和破坏来之不易的民主实践和善治成果。

区域和平与安全机制已经参与介入抗击疫情和帮助减轻其不良后果的努力，这令人鼓舞。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最近决定授权部署一个非盟军事和民事人道主义特派团是一个重要贡献。非洲联盟的决定涉及向受影响的国家部署医务人员、辅助医务人员和军事人员，与联合国系统伙伴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及其对受影响国家和次区域政治稳定及和平与安全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的努力。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国家和政府首脑方面则指示委员会与西非卫生组织联络，采取区域办法，旨在遏制和管理埃博拉疫情，并要求委员会调动军队和安全部队以强化区域应对疫情的措施。

马诺河联盟也在努力确保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区域做法协调一致。该联盟正与联合国及其他伙伴合作，共同开展抗击埃博拉的外勤活动，作为其次区域跨界安全战略的一部分。这将包括增加对部署在三个受影响国家之间边境社区的马诺河联盟联合边界安全与建立信任部门的支持。

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加剧了西非地区国家机构和政府面临的和平与安全挑战。我们已经在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看到，国家当局迅速采取有效行动，成功遏制了病毒传播。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提供支持，协助次区域和受影响国家有效地制止、医治和防止正在形成的疫情，以确保次区域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全成果得到保护和保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泽里胡恩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塞拉利昂代表发言。

米纳赫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安理会给我们本次机会，再次重申采取紧急行动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必要性。

塞拉利昂欢迎安理会和大会作出努力并在其对策中采取迅速行动，从正式和非正式的讨论转为通过前所未有的决议。

我们也要感谢班伯里助理秘书长、苏和副秘书长、纳巴洛先生、福田先生、陈冯富珍女士和所有日复一日战斗在抗疫情前线的所有联合国官员。

现在大家都已明显看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或说是全球性灾难。原先的一个紧急医疗情况现已扩散，演变成为一场各国均须正视、着实可怕的经济和安全祸害。我们感谢各方迄今为止为建立应急特派团所作的努力。我们敦促特派团及

参与其规划工作的所有各方确保特派团尽快开始其重要的协调和协作工作。其工作人员、必要物资及后勤供应链必须尽快部署到位。

我们感谢所有以各种方式提供物资、人员、建议和其他帮助支持抗击这一祸害的安理会成员。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必须履行本组织的承诺，真正做到团结一致，一体行动。

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身陷这次祸害中心，尽管其公共卫生体系、行政部门和政府竭尽全力，但仍难以应付。我们期待外部世界，即国际社会施以援手。

有人可能会说，这一呼吁或反应姗姗来迟，但现在不是回头审视的时候；现在不是斤斤计较个人、地区和国家都作了些什么的时候。现在是采取更多不断深入的行动的时候。

对所有作出贡献和尽力而为的国家，我们表示感谢；但我们呼吁能够提供更多援助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我们要求所有承诺援助的国家迅速兑现承诺。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加快从决议到行动的过程。

实地数据确实令人震惊。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和痛苦程度均超出我们的集体想象力，考验我们的集体努力。不过，现在不是因无知而恐惧退缩，而是按照知识采取行动的时候。媒体报导越多，似乎用医学想象代替医学事实的情况就越严重。让我们以我们能够依靠的最佳医学头脑和最佳医学做法为指导。让我们不要屈从于无知、恐惧或感情用事，那将使我们瘫痪，无法行动。

近日，一名苏丹籍联合国官员在莱比锡去世，尽管作出了一切努力用飞机将其运送医院救治，为他提供最佳治疗。我们看到，拥有最强、或较强公共医疗系统的国家也受到了挑战。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有一名护士被隔离。一名利比里亚男子托马斯·埃里克·邓肯已经离开人世。一位西班牙神父

成为这一祸害的受害者，另一名西班牙护士被隔离。

我们绝不能畏惧埃博拉，因为埃博拉是可以被击败的。最佳医疗程序和最佳医学专家告诉我们如此。需要做的不过是确定、隔离、控制和根除。为此，必须把物资、后勤供应和人力资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我们感谢那些在前线工作的人员，他们每天每时冒着生命危险实践最崇高的医学传统，帮助他人。

现已部署的应急特派团属首开先例，实际上最恰当地说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特派团。这不是一个特别政治特派团，不是一个过渡行政机构，也不是一个传统的维和特派团。它只不过是一个拯救生命的特派团。这是一个保健人员特派团。

在我们向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的时候，也要向幸存者表示祝贺。我们也应向他们提供相关支持，使他们能够重返各自的社区，让我们也探寻他们的血液对他人无害的承诺。

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和一个国际大家庭，必须行动一致，因为不过在6个月前认为是一个西非的问题，现在已经扩散成为全球问题。为此设立的信托基金的资金极度不足。陈冯富珍女士也已指出需要增加二十倍的支持和资源。我要求会议厅里已经参加防治工作并已作出领导的成员国继续坚定决心并继续展现它们的领导。

也许这个疾病最令人不能接受的部分是它剥夺了保健人员拥有的最基本力量 - 接触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奇迹转变为疾病的可能传播者。它剥夺了我们的基本人性 - 能够相互照顾、母亲爱抚病儿、父亲拥抱和慰藉祖父母的能力。

我们作为受害国家，不仅每天面对能否存活的悲惨现实；面对遗体不能及时安葬的悲惨现实以及病人不能在隔离中心及时得到治疗的悲惨现实。我们还每天面对各种屈辱或日益高涨侮辱，我想这个会议室的各国代表都应能了解。塞拉利昂国家足

球代表队最近与另一队进行一场排定的比赛。他们被留置在居住的旅馆的一个隔离区。接送他们来去球场的巴士受到各种侮辱 - 路人高喊“埃博拉！埃博拉！埃博拉！”。幼儿远离他们，不敢和他们接触，他们受到的待遇等于要测试我们大家有否拥有坚定的承受能力。

我们要求所有作为和采取行动不是出于遭到歧视或忽略，而是出于当前事实，我们面对的共同威胁这个事实。需要的是特别措施。塞拉利昂通过欧内斯特·巴伊·科罗马先生的领导，最近进行了所谓闭关行动，暂时关闭所有通道，以便教导民众认识这个病毒和了解首都附近的感染情况。这个行动尽管受到有些人的批评和误解，但已证明是成功的做法，并受到有医学头脑的人的赞扬。

我们三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采取一致行动，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在利比里亚铲除了埃博拉并不会解决几内亚的埃博拉问题或解决塞拉利昂的埃博拉问题。同样，铲除了塞拉利昂的埃博拉或在塞拉利昂采取行动也对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没有帮助。

我们对阿尔法·孔德总统和秘书长Daraba夫人主持下的马诺河联盟所显示的领导表示感谢。我们对非洲联盟（非盟）和全心投入这场战斗的其他区域和世界组织所显示的领导表示感谢。我们真诚感谢各个国际组织，例如欧洲联盟、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大家庭中加入这场战斗的所有成员。

但是我们最真诚和最谦恭地要求加强行动和增加支助。我们对于至今表现的领导力量表示感谢，但是只凭领导不能战胜这场战争。我们大家，不论是个人、集体、区域和各大洲都必须尽其所能，加入这场战斗。今天对次区域构成的威胁，明天就会威胁到整个大陆，并有可能吞噬整个世界。正如三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大使指出的那样，埃博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亲戚、家人和同胞在这场祸害中面对不同程度的困境和感到不同程度的恐惧。

我国总统在最近向世界银行的电视发言中指出塞拉利昂在这场斗争中的迫切所需。我们预备详细指明这些需要。目前已经与世卫组织 - 陈冯富珍和她的团队以及与马诺河联盟和非盟拟定了工作计划，这项计划能与各位分享。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危机正在恶化。过去三个月至六个月中编制的这一切计划对用品、资源和人员的部署而言都已变得无关紧要。世界银行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埃博拉产生的经济影响以及它对这些国家相关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

不久之前，我们在这个会议室里一起庆祝塞拉利昂从一个冲突国家过渡成为一个冲突后国家，庆祝它脆弱但取得的实质成就。我们再次在这个会议室里共聚，但不是谈论持续取得进展，而是讨论日益加深的危机，这多少令人感到伤感。归根结底，我们诉求的是使人感到希望，也就是联合国和它所代表的国际大家庭不会放弃这场战斗、不会让我们失望并在埃博拉这个祸害铲除之前绝不轻言放弃的感觉。

从西非释放出来的现在已经在美国、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乃至世界各个国家感到关切和忧虑。我们要求应该根据医疗的需要，考虑一切可能的行动。机场检疫和国家隔离根本没有效果。这不是我的看法或我们三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看法，这是最有医学头脑的人告诉我们的事实。必须要有一个专用的空中桥梁进出这个地区，确保相关用品能够运入。因此，我们敦促我们的邻国，不论远近，推动这项工作。

我们也要感谢私有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展示给我们的力量是我们作为国家和联合国成员必须作出更大努力，如果一个非政府组织能够取得无国界医生组织这样的成就，而如果我们无法迎头赶上和加强参与，那就真令人感到羞耻。

作为三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代表，我们的任务是保持势头和集中力量注意这个致命的祸害。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这场战斗 - 这个挑战 - 不只针对我们，它其实是一场全球挑战。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指出：时至今日对埃博拉感到的恐惧和激情也必须要显示出我们大家有击溃这个祸害和面对这项挑战的同等坚定决心。

我们作为受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国家的代表，愿意回答所有问题，回应所有提问，并就我们三国政府的行动作出必要的澄清。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在报告实地和第一线所开展的工作时，应该征求我们的看法，让我们发表意见，从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恐慌，避免误传或曲解事实。总之，我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必须改变身处第一线的人们的境况。任何采取行动、认捐或贡献财物的许诺，都必须尽快转化为向实地提供急需的实用物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利比里亚代表发言。

卡马拉女士（利比里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参加安理会的通报会，讨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对马诺河流域的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响。

我还要感谢前面的各位发言者 - 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团长安东尼·班伯里先生；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苏和先生；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塔耶-布鲁克·泽里洪先生，谢谢他们富有启发性的介绍和真知灼见。

请允许我向英勇献身的英雄 - 本国和外国的医务人员，例如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人员表示敬意，并向在应对埃博拉过程中丧生的其他人员表示悼念。

仅在9月份，利比里亚国防部部长和外交部长就两次在本机构发言（见S/PV.7268）。他们极为详细地阐述了这种疾病对我国和我国人民产生的多方面影响：社会结构遭到侵蚀，文化遭到攻击，现有的分裂现象进一步加剧，丧失生命和生计，财政收入

减少，经济增长的预测前景极为黯淡。这些情况安理会都了解。

秘书长、安理会和大会的积极倡议凸显出亟需采取国际行动。我们的确目睹在更高的层面采取了干预措施。迅速在阿克拉设立埃博拉特派团就是一个实例；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例子 - 人们纷纷解囊相助，各方都在采取行动。

实地情况显然没有什么好转，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承认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利比里亚有400万人口，是三个疫情最严重国家中最小的国家，我国的感染和死亡人数依然最多。疫情的蔓延继续超过行动的速度，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走在前面，控制住疫情。

我国政府在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美国军队和其他许多忠实的合作伙伴支持下，正在与时间赛跑，力图建立新的隔离和治疗中心，这仍然是最为迫切需要的，如果我们不能收治报告自己患病的人员，我们就会束手无策 - 在我们拥有设施来收治报告自己患病的人员之前，我们无法对接触病原的人员进行追踪，也无法管理病例。目前我们没有这种设施。

我们还需要专业医护人员、医疗用品，包括防护装备和器械，以及运输设施。还有一些非医疗性的重大需求，如更新机场停机坪，扩充仓储设施，增加粮食储备。利比里亚非常感谢所有形式、包括媒体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精神。我们感谢各会员国的慷慨捐助和承诺。现在我们的共同挑战是要刻不容缓地将这些承诺转化为在实地提供具有影响力的具体支持。

安理会成员都知道，在埃博拉病毒来袭时，利比里亚正在积极参与执行建设和平委员会的联合方案。当时，我们的着眼点是加强法治，执行安全部门改革措施，促进民族和解，而且积极开展宪法审查进程，这一切都是为了努力巩固和平，加强新兴的民主制度。对以负责任的方式实施联利特派团的缩编也已达成协议，在予以落实，青年失业、遏制

小武器和轻武器蔓延和跨国犯罪等挑战都是国家议程上的优先事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利比里亚已经开始享受一些和平红利。

埃博拉的迅猛袭击，这的确是一种迅猛袭击，扰乱了这些活动，对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构成了威胁。我国社会因埃博拉病毒而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地和进口物品价格高企，限制了人们获得食物的机会。人们丧失了生计，或生计受到威胁。人的流动和交往必然受到限制。紧急状态、关闭教育机构，延长非必要公务员的休假——所有这些措施依然在实施。定于本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不得不推迟到2015年。匮乏的资源已经几乎全部拨用于应对埃博拉疫情，但这仍不足以满足威胁要罢工的医务人员的要求。

我希望，除了助理秘书长泽里洪和副秘书长苏和的发言之外，我的发言也能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些可能触发冲突的一系列情况。一个本已脆弱的冲突后国家又发生这一疫情，可能导致一场灾难。这也可能成为一个催化剂，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本着我国总统上周在世界银行发言的精神，利比里亚敦促各方不遗余力，及时、果断地采取应对措施，遏制疫情。这意味着要建造检测和治疗中心，要配备足够的人员，尽快投入运作，并确定掩埋地点。这也意味着要改进和加强常规医务保健系统，因为造成许多人死亡的原因是缺医少药，常见疾病得不到治疗。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必须减轻埃博拉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这场危机已经将我们在转型议程之下开展的发展活动的资源调作他用。这将需要各方提供支持，刺激我国的生产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使我国人民能够恢复自力更生的生计活动。人们越是无所事事，就越有可能发生麻烦。

我们曾在许多论坛听到，尤其是曾听到常务副秘书长指出，和平、发展和人权是密切关联的。我们必须保护利比里亚在所有三个方面取得的成果，

安理会已经为此作出极大的贡献，我们必须支持和保护身处第一线的人员。我们还应当将全部精力用在国家层面的应对行动和我们的区域及全球伙伴合作当中。

利比里亚受到其人民的顽强精神及国际社会表现出的热情关心以及对共同人性的信念的激励，满怀我称之为的谨慎乐观期待着未来。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几内亚代表发言。

图雷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感谢你倡议召开本次会议，这表明安理会愿意继续调动国际社会，全面、紧急应对埃博拉出血热病毒。我还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安东尼·班伯里先生、埃尔韦·苏和副秘书长和塔耶-布鲁克·泽里胡恩助理秘书长刚刚向我们介绍了相关情况，证明了威胁着受影响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卫生及社会经济危机的程度及复杂性。

9月18日的历史性会议（S/PV. 7268）确认，埃博拉疫情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自那以来，又举行了几次会议，其中包括秘书长组织召开的关于埃博拉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A/69/PV. 3），会上一致通过了秘书长关于部署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的决议（第69/1号决议）。我国还欢迎许多双边及多变伙伴宣布在该领域提供援助和采取干预措施，目的在于确定尽快制止该疾病疯狂蔓延的最佳战略。

然而，显然的是，受害者人数继续攀升，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后果不断恶化，其结果之一是受影响国家内外民众普遍恐慌。除了生命损失和社会动乱，我们可能看到今后几年内经济崩溃，因为该疫情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保健服务及粮食的生产、销售和出口。

疫情的快速蔓延，加上我们保健系统的薄弱及缺乏资源，阻碍了各国有效应对它带来的挑战。人们的期望与国家保护人民和防治该疾病的实际能力

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一场信任危机和几内亚当局与其公民之间的不信任，这又促成恐慌和无管制流动，进而加重疾病的传播。有些人不够知情，表现不当或行为危险，有时否认该疾病的存在，或指责政府侵犯文化准则和意图开展族裔清洗。此种态度和看法威胁到我国的稳定，重大政治紧张局面是应当避免的，尤其有鉴于即将要举行选举。

为了切实满足受影响国家最为迫切的需求，几内亚政府敦促国际社会以下列方式摆正其工作优先。第一，我们需要采取全面、紧急应对行动。国际社会越是迅速行动起来，我们越是能够成功战胜这一可能迅速蔓延至其它非洲国家和该大陆以外的疫情。因此，我国政府要求作出有力、迅速的援助努力。就我们而言，我们致力于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程序，以便加速提供和发放援助，以及首先是确保该项工作的完全透明度。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防控中心等卫生机构以及今天下午几位发言者均表示，病毒目前仍在蔓延。面对这一情况，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使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能够应对该挑战，至为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加速部署采取新的做法，而不能像通常部署维持和平特派团那样。

第二，我们必须加强受影响国家薄弱的当地卫生系统，方式包括培训当地医务人员和提供流动治疗中心、直升机、车辆、个人防护设备和合格的医务人员。

第三，我们应当在全球和当地采取新的通信手段，以便改进我们传达注意信息的方式。我们因此强调，必须确保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内设得力的通信组成部分，努力增强当地人对最佳作法的了解，同时改变其不愿与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配合的想法。

第四，我们需要为受影响国家提供财政援助，正如国际金融机构确认的那样，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为了制止病毒的扩散和护理病人，受影响国家被迫花费预算外开支。某些部门的投资干脆停止。世界银行估计，如果不迅速平息疫情，受埃博拉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大幅减少。

为了得到第一手有益信息，我国代表团建议，安全理事会邀请前方医生和在受影响国家首先作出反应的医生参加其下次会议。不再是说说而已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不仅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制止这场卫生危机的蔓延和拯救生命，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维护稳定和受疫情影响的三个国家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在建设和平和社安方面的成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隔绝埃博拉，而不是受其影响的国家。我们无需提醒安理会，这三个国家仍然列在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的议程上。

因此，安全理事会将理解采取强有力应对行动以根除这一可怕流行病的紧迫性，因为它正在传播死亡和绝望，同时损害我们各国在为和平、稳定及可持续发展创造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这是一个集体安全问题，需要以全面、协调一致的方法加以处理。

最后，我要再次表示几内亚、特别是共和国总统阿尔法·孔德先生阁下的深切谢意，感谢所有伙伴提供宝贵的支持，并感谢勇敢的医务人员时常冒着生命危险，每天奋力抗击这一流行病。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该议题。

下午4时30分散会。